

# 比海更深

王素艳

二十年前,在大连。我坐在海滩上,看螃蟹肆无忌惮地爬,石头若有若无地蒸腾着水汽,人们慵懒地打着水漂儿。军舰从水天相接的地方缓缓驶来,影子倒映在海里……

时至今日,仍能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看海。

我10岁那年,班上来了个实习老师。“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他抑扬顿挫地说。风起,他的白衬衫一忽儿鼓鼓的,一忽儿又贴在身上,仿佛大海和天空不禁念叨,来赴约似的。

“大海啥样儿?”同学们很好奇。

“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老师说。悠长的目光在我们头顶盘旋。

一晃儿,我长大了,去千里之外求学。那边夏天很热,天空像要随时融化;冬天,风刮得人脸疼,大片大片的雪花扬扬洒洒。有小沙漠,可是没有海。

我对海的憧憬渐渐地变得苍白。

后来,给启蒙老师写了封信。信封上的字不约而同地朝一侧倾斜,仿佛退却的海潮。信寄出去,我与海约而不得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转嫁,心底的遗憾变成了长长的影子。

启蒙老师接到信高兴极了,一遍遍地跟同事们说:

“我的学生给我来信了!”我能想见她样子——圆润的脸微微涨红,鬓边的白发仿佛翻涌的泡沫打湿了堤岸。

印象中,启蒙老师坚毅而沉稳。即使外面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她依旧面不改色,踩着濡湿的地皮讲课。有很多次,我忍不住想象她是一艘船——载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梦想来来去去,身后,无数溪流齐声欢唱,奔向远方……

记得我8岁那年的儿童节前夕,她给全班同学缝制了“白兔帽”,然后,教大家跳“白兔舞”。她女儿笑眯眯地说:“真像赶海呀!”我才知道有首歌叫《赶海的小姑娘》,从此在心底悄悄播下海的名字,尽管连自己都没意识到。

……

启蒙老师的回信没能保存下来。不过,我记得她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海,是最大的河。”

于是,我想跟大爷爷说说对大海的向往。

老家有条河,很老,很长。乡亲们大多对它熟视无睹。对他们来说,春种秋收才是一辈子的事业,而夏天躲日头、冬天猫炕头,是对岁月静好的最佳诠释。

大爷爷不一样。

老爷爷是村里的人名,早年当兵,见过不一样的山水。他80多岁还走远路去赶集,昂首挺胸,劲头十足。

身体老去了,精神还在——这是大爷爷的心里话。

那条河是大爷爷的老伙计。他常在河面面向东方,神情肃穆地伫立,习惯了拿脚头和烟袋的手垂在身体两侧。也许,他想起了曾经的战友,想起了战争年代弥漫的硝烟,以及记忆深处波涛汹涌的大海……

大爷爷后来去世了,像一粒种子回归大地。而我,还没来得及提起大海。

前几年回老家,发现那条河早已干涸。我追寻着大爷爷的足迹,把自己眼中的大海说给他听。

周边田地里机器轰鸣,汹涌的波浪裹挟着芬芳的气息,仿佛大海的回声。

我不觉湿了双眼。先辈们流血流汗,用排山倒海的信念换取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值了。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抑扬顿挫的朗诵声从小学的方向传来,穿越时空,游走在麦田和我的心田。

我分明感到有一种精神在脑海里扎根,滚烫的热血在我身体中奔涌。我想,那是永不消逝的希望和爱,是一代代的接力传承。

比天更高,比海更深。



# 秋天的珍藏

犁夫

我珍藏这个早晨  
把一滴汗水收进行囊  
我珍藏这个晚上  
把一抹秋阳挂在天上  
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丰收  
还有歉收 还有忧伤  
望着秋谷 我并不惆怅  
望着满园的粮食  
我倒是满心里恹恹  
岁月啊  
把老牛的脚步埋深一点吧  
不要让我  
在梦里一遍一遍喊醒故乡

一阵一阵敲打迷茫  
这是原来的日子吗  
为什么总是陌生的面庞  
垫高自己的个头  
在一个个门楼张望  
铁锁的沉默  
冰冷地注视着我归来的模样  
在秋风乍起的时候  
是谁擦开了我单薄的衣裳  
袅袅升腾的炊烟  
是呼唤我回家的一缕馨香

我邂逅了自己的乳名  
在山沟的小路上  
我不知道丢失在那年哪月  
乳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  
快乐地哭 高兴地唱  
乡村的歌谣像刮风一样  
时而传来淡淡的芳香  
五味杂陈  
干涸的小溪  
往事,如同一条小鱼  
搁浅在没有水流的地方

秋天 故乡翻晒着方言  
在打谷场上  
我捻开谷穗  
嗅着岁月的味道  
把过去的滋味  
放在嘴里 细细品尝

秋风,迷离了双眼  
村头商贩的吆喝声

# 最胡杨

吴晓雪

胡杨与我的初见,是书桌上那一枝干桠杈,那是十几年前朋友带回的礼物,并一捧指头肚大小、光滑晶莹的天然玛瑙石,褐、黄、乳白、暗红……我也见过来自额济纳硕大的芙蓉和坚硬苍凉的沙漠玫瑰。而与胡杨,却始终停留在那铺天盖地的绝美图片中。

“极尽三千年的等待,只为金秋与你相见……”书中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催我们匆匆踏上了行程。

扑面而来的怪树林让旅途劳顿的我们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呜咽的风中,似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尽管相关的照片看了无数,可是当你突兀间走近的时候,落日的余晖下它们仿佛是活着的,依然在战斗的勇士……徒手抓住利刃的、昂首挺胸赴死的、与敌人扭打在一团,殊死抗争的、胳膊不在了,腿不在了,依然紧紧咬着对方的……整个林子就像是一个殊死搏斗的战场。当落日的余晖将尽,寂寥的晚风便瞬间凝固了眼前的景物,静穆而凄凉的美,让人忍不住汗毛倒竖,再看那些个盘中错节的桠杈,又像极了森森的白骨,似乎是还能听见它们濒死的呼号,逆光下的剪影悲壮而苍凉……

初识的震撼让我们油然而生敬佩,我们没有给怪树林拍照,只是不想打扰那些个战后小憩的勇士。

当地人说胡杨的美也就是十几天,一场风,一场雨,叶子就落尽了。我们就在心里暗暗的祈祷着:别刮风,别下雨……可风还是有,欲歇地把凝脂般的黄叶吹落到我们的头上、身上、脚边……小心翼翼地捡起几枚,准备带回去做书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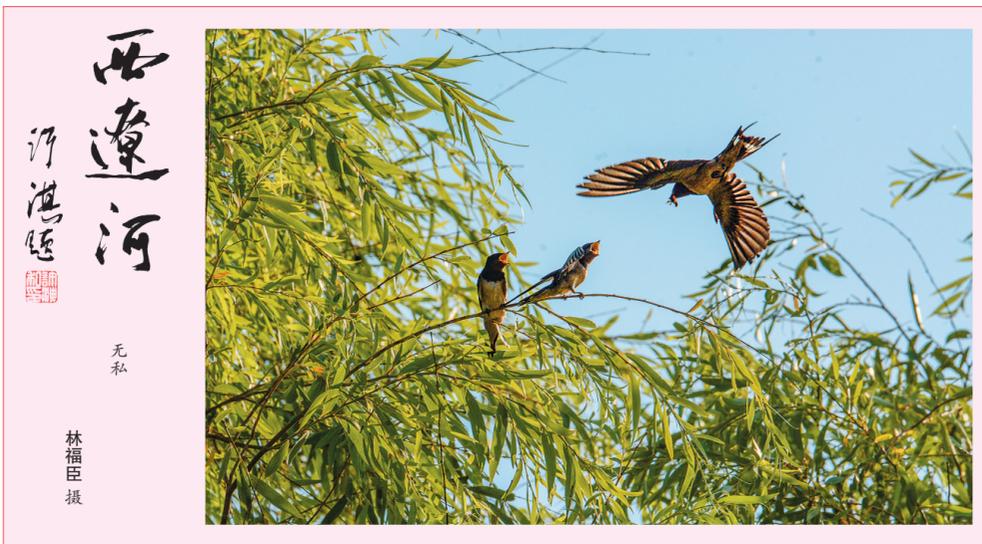
若水河畔金沙湾素有“最美胡杨林”之称,它将沙漠、神水、野胡杨三者完美结合,成就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千古柔情。居延海是那恍若天堂般的绿洲,平沙默默,波光淋漓,芦苇摇曳,鸥鸟盘旋,一阵小风吹过,阵阵涟漪荡漾开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再看那水边满目的胡杨林,这里的39万亩胡杨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三处天然河道胡杨林之一,是阻止丹巴吉林沙漠北移的天然屏障。“阅尽胡杨,天下无树”如此霸气的句子之于胡杨却一点都不过分,你没在秋天下的胡杨间看满目的金黄婆娑起舞的样子,你就无法感受到那种童话般色彩斑斓的美,那种沁人心脾的温暖,那种如醉如幻的欣喜。

一遭桥,二遭桥,直到八遭桥……每一株胡杨都如精心打扮过的秀女,浓妆艳抹,体态妖娆,在湛蓝的天空下、湖泊旁柔情脉脉、顾盼生辉……二遭桥的倒影林,四遭桥的英雄林(《英雄》外景拍摄地),八遭桥是丹巴吉林沙漠的北缘,是胡杨与沙漠景观的结合部,除了能领略沙漠的粗犷和壮美之外,还可以滑沙、骑骆驼、看沙雕。

拍照是每一位游客的必备功课,到了跟前才觉得自己的手机有些羞于见人,一波又一波长枪短炮,远景近景、广角、航拍……女人们应该是事先做好了准备的,清一色大红,据说这是于胡杨最搭调的颜色,老公、男友们却瞬间花了眼,不知该怎么把自己的那一位很好地辨认出来呢。

每一棵树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和个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无时无刻不幻化出袅娜多姿的神态,女人们一摸一棵照过去,男人们早累得直不起腰了:拜托了! 放过它们吧,你们往树边一站,好好一幅美景就被破坏了。女人们啧啧地嬉笑,却依然排着队地靠树、抱树,在树前挥动她们颜色各异的纱巾……

大漠、孤烟、落日……让额济纳成了一个充满神秘和传奇的地方。额济纳的胡杨景区已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中国阿拉善沙漠地质公园、中国国家森林公园。匆匆的旅程还有好多美景不曾涉足,心里默默地问候着神圣的航天城。期待再一个金秋吧! 但愿刚好有空,但愿温暖而金黄的叶子刚刚好……



# 遥望,不能说破(外二章)

北城

能说不出的,不是心事。沉默被目光挂上枝头,与山峦遥相呼应。

山那边,齐腰深的风雪埋不住齐腰深的往事。风叹息,吹远省略的欲言又止。目光交错,时间的冰雪已把日子的筋头巴脑熬成夕阳染黄的回忆。一个个标点,点在白发苍苍的叹息里。

往事一路颠簸,张望在苍茫的尽头沉默。路该怎么写,提笔走走停停,总不离你左右。离开是为谁归来。

错过已成过错,刻骨铭心。谁都没有错。河流的尽头,堆垒的微笑,从臆制的往事里抬起头来,填平眼前的沟壑,不敢重走那年。害怕遇到的不是你。

春天刚好拱出时间的黄土,欣欣然。青春刚好展开叶子,两个人刚好相遇。用过于简单的饭菜垫吧一口潦草的时间,巴掌大的世界留下那年擦不去的落款。

总有一声呼唤,只有自己能听见。

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惆怅,不知一头白发能否把故事重新结局……

香烟盒

五十年前的童年,能够收藏的只有糖纸和香烟盒,我独喜欢香烟盒。揭开糊起的门面,压平匠心独运的招牌,提笔,我在背面把自己分行。

偶尔嗅一嗅残留的气息,学着大人的样子:手扶沉思。从容碾压慌乱,披一身明媚,试着直面窗外的风雨。

那时也算算是迎接送往的奢侈品,人情世故的里子和面子都在其中。锈迹斑斑的铁夹子夹了多少张,就有多少个咬牙微笑的礼尚往来。

常在油灯下,沿着烟盒图案与花纹的间隙突围。与一纸

之隔的明天对视,以露天电影那些主角的气概,在烟盒的背面驰骋自己的豪迈。

期待,一个叹词或掌声落下。

在色彩的背面,写春风,也写秋雨。写古井上轱辘绕起的笑声,也写独木桥上焦躁不安的张望。直到透过水面看清倒影中的自己,才知道月亮之上的爱情是怎样的传说。

我现在还保留着这些烟盒本,时常抚摸着时而蜿蜒时而精峭的句子,地道的乡音和暖暖的画面迎面而来,直达心底。

闭上双眼,假寐。灯光一路向北,又回到大雪覆盖的故乡。

成长,从告别开始

目光里的叮嘱,双唇锁不住疼爱,期待在眉梢上雀跃。孩子小的时候,从告别地稚嫩的模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回头,微笑忍住不舍。挥别的手很呆。迟疑的脚步越过风,一步步走进朝阳。路沉默,冷清的晨风划痛脸颊,蘸着残留的星光,更深刻地读懂父母。

在注视中,孩子一天天长大。爱在舍不得的细雨中,误入溺爱的沼泽。收起无节制的骄纵,让任性无所遁形。

予以更多的鼓励和期待,和昨天告别。成长,从告别开始。坎坷是路的属性,从未平坦过。

历经风雨,翅膀才能驾驭变幻莫测的天空。在一次次挥别中留存爱的甜和痛的痛,传承黑土地上的白杨的伟岸,老屋屋灯盏穿越时光的坚韧。

如今老了,在孩子的目光里看见当年的自己。告别,历练完美。给理得很深的期待一个书写惊喜的过程。告别,给彼此一个成长的空间。

一次告别,一个全新的开始。



# 跪着起花生的父亲

张淑清

重活了,他的左腿,股骨头坏死,蹲下身十分费劲,每蹲一回,疼得他满头大汗。父亲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花生地走走。

八月的花生地,绿黄相间,垄上的花生秧裂开了,父亲明白,今年又是丰收。干瓜涝害,这片地是沙质土,适宜栽红薯,种花生。父亲是懂土地的人,他知道哪块地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花生收了后,他要平均分配的。一部分上等的花生,留着来年做种子。一部分年底到医院复查,带给刘教授。送红包他不收,农家的土特产,他不会拒绝吧。一部分给子女,最后少留一部分老两口吃。父亲一辈子,不肯亏欠任何人。他记得刘教授是给他第二次生命的人,是恩人,他送包花生,不仅是出于感恩,更是一份尊严。

父亲这么想着,心底便有一股河流般的暖,在荡漾,在澎湃。父亲来地里巡逻一遍,坐堤坝,摸摸口袋,没带烟。想起医生叮嘱,不准抽烟喝酒。父亲突然湿了眼眶,烟像他的老兄弟,跟着他几十年。现在,他不得不放下它们,烟瘾来了,就冲着花生地唱支曲子,酒瘾上来,他猛灌白开水。父亲,就这么安静地守着,直至把花生守到月末,守到成熟。

父亲的眉眼欣喜无限,饭桌上,父亲说:“北风一阵儿比一阵儿紧了,也硬了,数数日子,该起了。”母亲说:“你说哪天起,就哪天起,咱家你说得算。”

父亲择了农历八月二十四起花生,四平八稳,事事如意,这是父亲认为的。起花生,趁北风。风一刮,花生上的泥沙就干燥得快,父亲没坐马扎,动手前,父亲闭上眼,虔诚地拜了拜

# 做一片平凡的叶子

鲁雅君

历史那么长,烟波浩渺  
人生那么短,转瞬即逝  
唯有季节往复  
自然而然

努力向上  
在该染霜的时候  
点燃热血  
在该凋落的时候  
悄然离去

做一片平凡的叶子吧  
在该萌芽的时候  
踔厉奋发  
在该生长的时候

走进这个秋天  
突然很欣慰  
我是一片平凡的叶子

# 吟诗抒怀颂党功

李洪彬

聆听报告血沸腾,  
激情燃烧在心中。  
宏伟蓝图党描绘,  
前程似锦路光明,  
领导核心习近平,

众望所归引航程。  
不畏浮云遮望眼,  
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江山万代红。

# 雪

邵占军

你来,总是悄悄地来  
总是在不经意间  
同我个满怀

满眼满心都是你  
满眼满心都是欢喜

你还是那个模样  
晶莹的眸子  
透着淡淡的忧伤

你为我送上冰冷的吻  
融化了我这颗冰冷的心

你为我送上洁白的情感  
覆盖我梦里的万里江山

你的泪水化作一条小河  
在我心中唱着欢乐的歌

你的思绪化作激昂的旋律

在我们重逢的那一刻响起  
你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顶  
像是抚摸一个顽皮的儿童  
你轻轻地拉着我的手  
往你洁白的梦里走

走过春,走过夏  
走过梦里那片美丽的冰凌花

走进那片披着白纱的枫树林  
走回四十年前那个熟悉的小山村

四十年前 你为那个乌丝少年  
编织一个洁白的童话  
四十年后 我披着满头白发  
伴你旅途  
天涯

